

在燃烧 的土地上

ZAI RAN SHAO

DE TU DI SHANG

在 燃 烧 的 土 地 上

——抗战文学的足迹



姚乃文 姚宝琯 编

社

北岳文艺出版社

在 燃 烧 的 土 地 上

姚宝琰 姚乃文 编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北卢龙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47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7-5378-0025-1/I·23

定价: 2.40元

目 录

就在这片土地上

——为山西抗战文学回忆录而作……………黄 钢 (1)

晋东南访问杂忆

——回忆1939年到1940年在山西的活动……………荒 煤 (24)

在敌后的岁月……………周而复 (32)

往事历历忆丁玲……………朱 焰 (38)

回忆赵树理在《中国人》报……………林 火 (44)

山西，有我的心印！……………端木蕻良 (63)

上路……………葛 文 (68)

耕牛的奶汁

——王南在大行山写的短篇小说……………刘备耕 (77)

忆黄岫……………申 伸 (92)

成荫青年时代的戏剧活动……………刘西林、赵伍、刘伍 (99)

我在抗战时期写的几篇作品……………卢 梦 (107)

晋绥边区文联培养青年作者的一些情况……………马 烽 (111)

难忘的岁月

——《吕梁英雄传》写作前后……………西戎（116）

北京来信

——我的第一篇小说……………孙 谦（122）

沃土上的野花……………束 为（128）

我的第一篇小说……………胡 正（136）

关于《记续范亭将军》的写作……………穆 欣（140）

吕梁山上十春秋……………严寄洲（147）

我在山西的文学活动……………莫 耶（158）

在晋绥文艺工作的一角……………殷 白（165）

我是怎样写起小说来的……………力 群（167）

芹献一束

——平凡的诗歌与不平凡的年代……………冈 夫（172）

我的一些作品是怎样写出来的？……………郑 笃（184）

我与晋东南鲁艺……………高 鲁（189）

愧对太行

——晋冀鲁豫文艺工作回忆……………洪 禹（192）

一位活跃在晋察冀边区的诗人

——回忆高敏夫同志的创作活动……………迟竹森（200）

高敏夫和“街头诗”……………雷 加（205）

沃土上的收获……………胡 奇（210）

我是怎样写出小说《白毛女人》的……………李满天（213）

从延安到晋察冀

——西北战地服务团重上前线……………章叶频（217）

回顾抗战时期所走过的道路……………华 纯（236）

我在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活动……………巩廓如（244）

从临汾到五台·····	刘 佳 (248)
策马中条山	
——方殷抗战时的诗歌创作·····	郑 梅 (256)
烽火岁月	
——回忆写《在火车站》和《脱韁的马》·····	穗 青 (263)
秋夜小记·····	青 苗 (272)
第二战区民族革命实验剧团的部分情况·····	张季纯 (278)
我在山西抗日前方的片断回忆·····	舒 湮 (284)
中条巍巍、汾水滔滔	
——记我在山西的战地生活·····	碧 野 (294)
我在中条山的抗战生活·····	贾植芳 (299)
难忘的一群孩子·····	杨效农 (303)
西战团在山西活动的缩影·····	戈 焰 (305)
在抗日的文艺队伍中·····	张林篴 (320)
忆在山西学习舞蹈·····	牛 畅 (328)
编后记·····	(336)

就在这片土地上

——为山西抗战文学回忆录而作

黄 钢

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太行山：
那一望无际的重重叠叠的高山，
那连绵不断的丛山起伏的地带；
有多少次，我们曾随同那转战在
太行的神勇部队，爬上了高山之巅，
综览了纵横于天际而同时却是浮腾
在我军指战员脚下的云雾之海！

啊，这就是太行山！抚育了我军战士
钢铁般意志的巍巍群山！我们都曾
在你的脊梁上跨过。即令是夏日炎炎，
在同一天也亲历了雨雪的咆啸和摧残！
啊，这就是太行山！我生平第一次看到：
那些在天际起伏不绝的辽远山峦、
竟同这些打我们脚下浮游的云雾，
都是同一样温静的淡蓝色彩。

这哪里象在血战方酣、残酷的日军扫荡之前？

后来我们曾在你那舒展的怀抱里，葬埋了同志的遗体，
亲爱的太行山！我们战友的血液，灌满了你底胸间。

那里溶进了我们多少无名战士的鲜血啊，
我也记不清。谁能记得清那些无畏牺牲者的姓名！

如今，行将有半个世纪的年月已经从你的山尖上流逝，
如今，岁月也逐渐吞蚀了我们战士们冻坏的尸骨。
如今，只有你那巍巍群山，依旧爽朗明亮地耸立在我们大家面前，作为我们共和国缔造者雄辩的证人，
你站立在我们大家眼前，站立在历史天平的两边。

啊，我们不会忘记你那英雄的容颜，不会，不会，
永远也不会忘记你那英雄的刚强的群山。

不需要多情诗人激烈的召唤，
不需要军乐大队长号的齐鸣，
我们大家都会无声地集合在你的脚下，
怀念英雄的故土，庆贺那历史的凯旋。

（一）人生第一课——在八路军总部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所向无敌，为什么是战而不胜的呢？”

一九三九年四月初的一天，杨尚昆同志在晋东南长治〔市〕所属的电留镇村庄，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两个领导机

关上大课的全部听讲人员，这样问道。接着，他自己平静地这样回答：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可战胜的。”

杨尚昆同志幽默地向听讲的八路军指战员提问：“你们都晓得，电灯为什么会亮呢？因为电灯是科学，你一拉，它就亮。”

“马列主义为什么会胜利呢？因为马列主义是教给我们、指导我们通晓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这就好象同志们行军，要有个好带路的；打仗要有个好指挥官；没有可靠的带路人，没有出色的指挥官，你行军打仗能够不出错，你能够打胜仗吗？”

“不能！”所有在场听大课的人，齐声回答。

“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引导我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战无不胜的科学！”杨尚昆同志在大课结束时，斩钉截铁地说。

这一天，我们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文艺工作团，刚刚到达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就在这一天黄昏，我们碰巧听到了杨尚昆同志讲《联共（布）党史》这一堂大课。

大课堂就是屯留村外八路军总部的篮球场附近。当时八路军，习惯在自己较长时间的驻地，利用空地，铺平一个篮球场。北方局和总部的政治大课就是在这里露天进行的。

一九三九年三月中旬，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当时党中央书记处洛甫（张闻天）同志指示下成立了文艺工作团。到晋东南抗日敌后根据地去的鲁艺文艺工作团是从文学系抽调出五名学员组成的。这五名团员是梅行、葛陵（陈元直）、黄钢、乔秋远、杨明同志（乔、杨两同志后在战争中牺牲）。我们都是鲁艺文学系第二期的学员。团长是文学系教员陈荒煤。当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制是：学员经过了三个月的初步学习之后，便要到前方部

队去实习，特别在当时的文学系，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执行的，文学系第一期结业的同学多数分配到敌后根据地与八路军战斗部队中工作。与鲁艺文艺工作团同时到晋东南的还有鲁艺实验剧团，团员数十人。实验剧团与鲁艺文工团，三月十三日，同八路军炮兵团的一大批作为基干的指战员一起，从延安出发，坐卡车到西安，从西安乘火车到达河南的滏池，在滏池县城外下车步行到黄河岸边，渡河以后到垣曲，从此进入了晋东南境内，徒步行军经阳城、高平、壶关、而后到达了长治（市）所属的屯留村，（我永远记得屯留这个村庄的名字！）。以上我写到的一幅新生活的奇异图景，就在我们面前展开了——这就是我们到达八路军总部第一天的所见所闻：行军的背包刚放下，我们就听到了动员学习《联共（布）党史》的这一堂大课。如今，距离这次听课的时间，已经四十七年过去了。但是，我至今仍记得杨尚昆同志通俗而生动的语言，极为热忱的神情。他讲述马列主义的理论指导革命并将引导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科学原理，热情地反复阐述马列主义的力量是“所向无敌的，是不可战胜的”，他讲话的特点是从极为生动的事例，上升到一般的哲学原理，他举了很多自然科学的发展与成就的浅显例子，来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其力量是无可抵御的。他这种深入浅出的宣传，使那些围坐在地上的普通战士和北方局机关干部们都很喜欢听。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有人竟能够这么浅显而又动人心魄地联系实际生活宣传和阐述马列主义原理。当别人告诉我，这位给大家在这篮球场及其四周的空坪上席地而坐的听众们上大课的教员，就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第一书记杨尚昆的时候，我不禁大吃一惊。因为实际上，我们这一天宿营地点，已经是在中共中央领导整个华北抗战大局的枢纽性机关的所在地。而杨尚昆同志的演说风度，他那极其通俗

的语言和他那种使战士们感到十分亲近的神态动作，同我在此半年以前，还在重庆担任新闻电影记者时，所曾亲眼目睹的汪精卫之流资产阶级政客是完全不同的，其风格和他们所宣传的主张（或者称之为所笃信的教义）是截然相反的。

不到半年以前，当我从重庆大后方去投奔延安，考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时候，虽然我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战主张，有了初步的了解，并且也具备着一个年仅二十一岁的热情抗战青年投奔延安的高度热情，但那时我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具体的领导风格与共产党人的真实面貌，还是很缺少具体的感性知识。当时对于八路军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际状况（除了看过简单报道外），更是一无所知，我是抱着要去亲眼看看八路军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极大的求知热情，和参与前线战斗生活的诚挚愿望，到晋东南去的。

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的这一课，是我走向革命战场的第一课，我那时曾经回想起，当我在重庆国民党统治区身任新闻电影记者的经历：当时我亲身（而且还是近距离地）观察了汪精卫自从到达重庆后在所有公开的大规模的集会场合的演讲动态与表现——那是从一九三八年夏、秋，汪精卫坐兵舰到重庆以后，直到汪精卫离开重庆去投敌前，他对群众每一场公开集会的演讲，我都亲身在场采访，他那一系列公开演讲的内容与主要语句，我在那一年秋末去延安的路途上还都记得很清楚。汪精卫真不愧是中国资产阶级报刊所吹捧的著名演讲家。每当他走到演讲台前，面对麦克风时，他在讲坛上先出左手还是右手，配合着讲演时的两只手的挥动和比划动作，汪精卫的左右两只脚的角度怎么摆布，穿什么颜色什么样式的西装，手上的静脉血管是什么颜色。我都观察到了。而同那些中国资产阶级报刊所善于描画的演说家的娇柔做

作、虚情假意相比，中国共产党北方局领导人的讲演竟是如此的朴素自然，毫不做作，更不要说杨尚昆同志穿的是八路军战士的普通灰步军装，只不过是比我们这些普通战士的军衣洗得更加灰白一些，而不象我们这些新发的军衣那样，全都显现深深的铁灰色罢了。这是因为：共产党领导人有时比普通大部队的战士晚一些领到当年的新军装，因此他们依然还是去年春季保存下来的、有时候还打了补绽的旧的着装。

我们到达前方总部时已经是四月了：初春气息在晋南显得特别浓厚，枣树发出了新芽，春天的黄昏渐渐拉长了。行军到达总部以后的第一天黄昏，我们上完以上的大课之后，在篮球场上还遇上了另一桩见闻：我们看到欢腾的篮球场上，八路军总部人员（勤杂人员、通讯员，警卫员、年轻的参谋人员、政工人员），一队一队地轮番进行球战，要打球的人太多了，一场只能打十五分钟，打完就得换上十个人，那就得再次排队。一次排队就只能轮到十个人。我们亲眼看见，上场打球的最后一个人，五十多岁，站在那儿，他排到了第十一个，没有办法，只好退下去了。有一个小鬼想让他进球场，这位年长的军人拒绝了：“你们来吧，这场不该我。”这就是他对小鬼说的。十五分钟后，又一次排队，又没有轮到他，这位年长和年龄的军人仍然非常自然地退出了球场。然后，“蹲在球场之一角”，“这就是八路军的最高级的军事指挥员”——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一次看见朱德总司令的。一年以后，一九四〇年，我在延安《中国文化》杂志上写了题名叫做《我看见了八路军》的报告文学作品，就从这里开始，就是从八路军总部村庄外的这个篮球场上看见我们的朱总司令这一片断、但又是典型的形象，来作为整个报道的序节的。我写出我们的朱总司令在篮球场上轮番的游戏当中，三次没有排上队，

他都让通讯员、警卫员、小鬼：“你们来吧，这场不该我。”这就是我看见了八路军的第一个场面。

“我看见了八路军！”——我在四十六年前的报告文学中写道：“球场上，朱德仅仅是朱德同志，而不是朱总司令；战场上，部队的行动和行政编制系统，大家都得听他的指挥，但在游嬉的场所，他却不能凭总司令的职务而享受别人的任何优待和特权。”

“八路军里面，所有人的身价都是平等的”。这又是我亲眼见到的最初的一幕。

一九三七年春季，我也曾经在南京见过西安事变后被释放出来的蒋介石举行的军事大检阅。当他骑在卫士手牵着一匹白色高头大马上，走进我们新闻摄影镜头时，我看见他那黄瘦的双颊上竟涂有两片淡红色的胭脂，上下嘴唇也涂过了口红。多么的装腔作势令人作呕呵！什么都逃不过我们摄影记者的眼睛。而在八路军总部，我们的总司令却平易近人，同他的部下在一起运动。高度尊重群众，尊重公共场合一般同志都公认的行为准则和极其普通的规章……

在这以后几天，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同志通知我：在晋东南工作的李伯钊同志（杨尚昆同志的爱人）约我到北方局去谈话。我走过了新发出麦苗的麦田之间小路，从我们的宿营地村庄再去到屯留村，找到北方局杨尚昆同志那里。原来，李伯钊和杨尚昆同志知道我是湖北（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共湖北区党委宣传部第一届部长黄负生烈士的儿子（关于黄负生见《革命烈士传》第一集十二页。一九八五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所以叫我去，想问问我是怎样从大后方转移到延安去的？同时告诉了我：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革命战争以前，对我父亲黄负生同志的评价——李

伯钊同志告诉我：毛泽东同志对于他所认识和交谈过的湖北区党委党刊《武汉星期评论》报主编黄负生曾经说过：“湖南有个蔡和森，湖北有个黄负生”。李伯钊杨尚昆同志勉励我好好锻炼，好好学习，继承烈士的遗志。

（二）八天又八夜——陈赓在战斗中

看过《我看见了八路军》的读者之中，有的还曾经问我：当时为什么不连续地去访问朱德同志本人或者是北方局领导人呢？我在那篇作品中，没有写出杨尚昆同志、李伯钊同志对我当时的约见和谈话，没有写到他们谈话后留我在北方局吃饭，用了一小盘野地里摘来的野韭菜炒鸡蛋，外加馒头——这就是当时待客的佳肴了……

鲁艺文工团，是作为一个战地工作的整体、一个来到战地实习的鲁艺文学系的单元、来实践和体验八路军的战斗生活的。当时，先后聚集在八路军总部的还有其它一些著名的作家：如从延安来的杨朔同志和刘白羽同志——七七抗战后，他们已经是二次到达敌后根据地了；据我们所知，白羽同志当时曾一度在八路军总部对朱德同志的生平经历进行连续性的采访。不久，从重庆来到晋东南的文艺理论家叶以群同志也到过八路军总部，后者也在总部附近的村庄中同我们在一块儿很亲切的相处过一段很短的时间。

我们鲁艺文工团的这五名文学系同学（团员），那时候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报告文学热”。自延安出发、进入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以来，我们都被敌后沸腾的抗战生活所振奋；在接触新的战斗生活的同时，我们还多少不同程度地沉迷在捷克籍的社

会主义作家埃贡·埃尔温·基希《秘密的中国》（立波同志翻译）的中译本里面。我们几个人分别把鲁艺图书馆的这本书中富有代表性的篇章（如《南京》、《纱厂女工》等篇）抄录在各自的笔记本里。甚至在行军的队列里，我们五个人都能够把这些著名的篇章，从开头到结尾，一句衔接一句地连接着背诵下去。杨明同志，他原来就是绥远省一家抗战报纸的记者。乔秋远同志，当时是范长江所主持的（设在桂林的）国际通讯社的战地通讯员。因此，他们两位经常为他们的报纸和通讯社写出战地通讯，他们俩在战地随时写作的产量是非常之多的。

那时在我们各自简单的行军背包中，梅行同志背着一本他自己从上海带到延安去的鲁迅先生为纪念瞿秋白同志而自费印行的《海上述林》，这本厚厚精装大开本道林纸书籍的份量，确实够重的了。葛陵同志的背包中，还包裹着一本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这也都是我们几个人，在战斗的间隙中，互相反复传阅的心爱的书籍。即使是在激烈的反扫荡战斗中，我们也都没有舍弃掉它们。

我们就是带着在八路军总部以及自从进入晋东南以后的新鲜生动的感受，从总部转到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分任师长和政治委员的一二九师去的。在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科，早就有延安鲁艺文学系第一期毕业的同学刘备耕同志，他和那位早先到达一二九师三八六旅的耿西同志，都是在部队参加了实际工作。他们对我们这些后来的第二期实习的同学，无论在介绍情况方面和在实际的战斗生活中，都给了我们很多指引和帮助。

经过一二九师师部以后，我们很快转到了刘、邓麾下所属的陈赓旅，即一二九师三八六旅。那年，陈赓旅长仅三十六岁；他那灵活的两眼里，时时闪耀着机智的光芒。听听他在稍有空暇时，

同我们颇有兴致地讲起，他在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以后的东征部队中搭救蒋介石脱险，和他本人后来在上海被捕、又同蒋介石的特务诡计机智周旋的惊险故事，任何一个新闻记者，都不得不为陈赓同志传奇般的经历而惊叹。他又是一个在上海亲自会见过鲁迅的红军将领。我们不得不惊讶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员学识之渊博、社会经验的成熟与丰富。在我的头脑里，时时从他身上的多采多姿而延伸出一个探索着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斗争，才能培养和涌现出革命军队中象他这样神奇的指挥官呢？

在《我看见了八路军》（第九节）里，我写到“有一个旅长，他屡次拒绝别人把他的家信交给他——他从来不看家信，因为他知道，信里面总是他在故乡（湖南湘乡县）的贫苦无依的母亲在向他要钱；而他，这只拿五块钱一月的薪水的旅长，在这点上是无法向他的老母解释，也无法使她的要求得到满足的。”

这里写得旅长就是陈赓。

陈赓旅长——他也象抗日战争中处于较高指挥岗位的其它共产党人一样——实践他所崇信的革命理论，表现出他的战略素养和对于我国民族解放运动前途及其战斗步骤的了解，这些集中体现在他如何指挥他的部队、如何从事这一场严峻的又是持久的武装斗争，我们从就近的观察中，得到一个直接的印象：我感到陈赓，以他的特殊性格和曾经骋驰南北疆场的丰富经验来说，他是从来不会满足于派出几个小分队去进行点点滴滴的麻雀战的；固然，这对于广大的民兵和地方基干部队来说，可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份内的职责。

陈赓同志在坚决严格地执行毛泽东同志持久战的总的战略规定之同时，他把敌后山地游击战的主动性和战斗力，发挥到最高点。虽然他是一位革命现实主义的指挥官，但留给我们的印象，

却是比较起别的指挥员，更多地富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和想象力。

好了，体会陈赓同志战斗抱负的机会，不多日子以后就来到了，一九三九年的七月一日（或八月一日），陈赓在自己的旅部驻地（武乡县属的郝壁村）召开过全旅的盛大运动会之后，就把三八六旅两个主力团的兵力集结起来，一起投进太原市南侧的榆次和太谷之间的游击战的出击了。陈赓带领部队去奔袭的幅度是很大的——这一点和八路军任何一支部队袭击的规律一样——虽然陈赓，还特意把我们这几个初上战场的文工团团员编排在非战斗部队，但要跟随上陈赓战斗部队的行程和脚步，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可是，出击并不是很顺畅，前一天天夜间，掩护了我们旅直属队脱离险境的七七一团，这个团的团长在右侧翼迎战敌军的反扑时担当掩护，结果牺牲了。这时候，深夜在树林里，我们文工团的几个同志，都能够听见邻近的用树叶铺成的地铺上，陈赓同志和他的旅参谋长周希汉同志，他们两人打着手电，照亮了作战地图，在那里细密地布署着明天一早、凌晨五时施行反包围袭击的轻轻话语。就在这夜深人静，战士们都在这树林里的草铺上不能够安心入睡的时候，载运着七七一团牺牲了的团长的遗体的骡车，在暗暗的树林中，几乎是毫无声息地走过来了；陈赓从草叶铺成的地铺上一抬头，猛然发现这骡车车身的后部，也就是团长遗体的脚下，还摆着一挺轻机枪，陈赓立刻跳起来大吼一声，拦住了骡车，指着机关枪问道：“喂，这是做什么？”押送骡车的小战士回答旅长说：这机关枪摆在车上，是表示我们要给团长报仇的决心！

“鬼话！”陈赓用他最本色的性格在说话：“机关枪是要跟着活人走的！”他说时一伸胳膊，把机枪抢过来交给另一名高大